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枫林桥日记

陶晶孙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陶晶孙代表作

枫林桥日记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姜诗元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陶晶孙代表作：枫林桥日记 / 陶晶孙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陶… II. ①陶…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
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664 号

医生说，你真可惜，可是。……

她翻过身来，她的眼珠转动起来，她不说话，她深吸一口气，不住流泪，医生说话，她说，不这样，肿瘤的外表有碍于生命的。她有一只手，可是床边没有，医生翻过身来，以特快的速度叫着护士去弄，自己坐起，也不停地叫，她很伤心，哭得很多，医生说你不要提到那回事。

医生很懊恼，跟换了别人，自己也觉得一辈子太可惜了，他把一只手，浸在热水里。

中，水沟由痛苦而完完全全，忍不住不放声大哭，过了四星期，女子已回去，医生又忘去了，有一天，一个很美丽的女子来了，一看便认出她，女子说了缘分的事，一看是说有缘分的，医生觉得难过，女子很高兴，医生说“章衡先生，得到性命”，医生正向她解释，所以她忽然，医生说，“章衡先生骑到街上去，左手……”

这像句医生想著那女子，医生把右手放在她的臂膀上，他的手。

陶晶孙手迹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至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 30 年左右。30 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 30 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 108 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陶晶孙小传

陶晶孙，中国现代作家。原名陶炽，陶炽孙。笔名晶孙、晶明馆主等。江苏省无锡市人。1897年12月18日生。小时就读家乡廷弼小学。1906年随父去日本，在日本读完中学和大学。1919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学医时与郭沫若等结为好友，创办了同人杂志《Green》（《格林》）。1921年7月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成立创造社，在《创造季刊》上发表小说、戏剧。提倡“木人戏”。1919年创作的《木犀》和1925年创作的《音乐会小曲》是他早期的短篇小说，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1928年回国，因创造社被查封，而主编《大众文艺》和《学艺》，主张文艺大众化。1932年3月加入“左联”。为左翼文艺运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四十年代初期，他困居上海，主要写了一些散文随笔，多收入1944年出版的《牛骨集》。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在台湾任台湾大学卫生系教授，兼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中断写作。1950年5月，为避台湾当局迫害，迁居日本，任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重新投入文学活动，为中日文化交流作贡献。1952年2月12日在日本市川病逝。

他多才多艺，以医学为本职，爱好文学、戏剧、音乐、绘画，精通日文。他在创造社成立之前，已用日文写作，后在郭沫若的鼓励下，将用日文写的《黑衣人》（剧本）和原题《Croire en destinée》（小说）译成中文（改题《木犀》），发表在《创造季刊》上。郭沫若为《木犀》写了《附白》，赞赏它的“根本的美”，这是他用中文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他还是中国现代木偶剧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他在艺术剧社未成立之前，就组织了木人戏社。以后在艺术剧社的移动演出中又演出了木人戏的节目。

他是一位富于幽默感的作家，作品中多有苦涩的幽默，隐隐地嘲讽黑暗的现实，深切地表达出对于美好生活的热爱。《牛骨集》中的《枫林桥日记》、《随园坊日记》等，大多具有上述风格。

目 录

陶晶孙小传	1
小 说	
理学士	3
特选留学生	5
木犀	8
音乐会小曲	15
剪春萝	25
水葬	30
女学校的访问	36
短篇三章	39
暑假	47
两姑娘	53
浓雾	60
大学教授	62
菜花的女子	66
女朋友	72
哈达门的咖啡店	75
两情景	78
毕竟是个小荒唐了	80
到上海去谋事	95

散 文

大众化文艺	107
“文艺大众化”批评	108
晶孙自序	109
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	110
文学大众化问题	111
留守日记	113
老作家和死	120
晶孙自传	122
枫林桥日记	125
宝石居日记	128
随园坊日记	130
文化批评	133
空白时代	134
文化和文艺	135
通俗和消遣	136
关于识字	137
恋爱与结婚	138
文言与白话	139
鸳鸯蝴蝶派文学	141
文人和娼优	142
畸形和文人	143
急忙谈三句曼殊	144
中国文学病理学	147
学医的几个文人	149
鲁迅的伟大	151
记创造社	155
创造社还有几个人	161
创造三年	167

抱歉日记 171

戏 剧

黑衣人 177

尼庵 185

勘太和熊治 192

羊的素描 205

附 录

木人戏 210

陶晶孙主要著译书目 214

小 说

理 学 士

S 的三月还有陈雪积在门前的一夜，无量君的家里有在理科大学比他高级的 A 来访他。原来他们是理科大学，只有三个中国留学生中的两个人，A 初进三年级后就因他的夫人的病而回到家里去，到了翌年一月才回来，只是 A 已考满单位数，所以这三月就可以毕业。

A 已经过了三十岁，所以也很通旧文章，他全不能住惯日本，他得到理学士文凭，即刻要回到中国。无量君虽然是没有诵过《论语》而进新式初等小学的，也能够了解他们的心理。将从庚子赔款里被日本政府培养的学生们，已经没有吸过清末空气的气概。

A 穿一身旧的大学制服，足上穿一双日本下駄的足袋袜，两双趾甲已经穿出足袋。

“你好了，你可以回去了。”无量君说。

A 的面上带有忧色。

他讲起来，他的话是热心，他的话是悲痛。

他一月前被荐着国立 × × 大学的教授席，不料有他的同乡也在那里，因为这一位同乡同 A 同在某中学时有缘故，又没有好好毕业大学，又没有出洋过，倒占据了理化主任，所以这位先生中伤 A 君了，现在 A 君倒变成没有职可就了。

A 君仔细讲起来，无量君也被他感动，但是他对于就职问题还没有十分兴味，虽很同情 A 君，并没有为他义愤。

A 为谋事而回中国了，五月的新绿，像成熟的处女。远望河对面的山上，无量君的近视眼也可以看得踏青人三四。

这时候，他埋头于数式中预备考函数论。

试验已即迫于两天后了，他接到一封电报。

事情有变动，速来。

这是在东京的朋友 B 打来的，原来无量君已毕业 × × 大学医科，因为他将来要专攻生理学，他再到 S 来进 × × 大学理科。大学虽有官费资格，× × 省经理员不肯把官费给他，当这时候有庚子赔款补学费之事。照补费规则，他在资格第一

的大学，又有资格第一的年级，所以他托在京的朋友 B 去报名的。

现在有“事情有变动的”报告来！——他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必须我上京去？——他一时总猜不出，不过他不愿放弃考试。

他就打电报去问 B 可不可以延期上京。

B 的回信说不能。

所以无量君不得不上京了，上京后的结果仍落于消极。他将回 S 的晚上，还去单独办最后交涉的 B 回来说：

“我在学务处同 ×× 作最后的交涉，他说无量君的情形诚可同情，他在帝国大学本科，年级又高，资格已在第一，不过，名单已成，不论造名单时有错误或者有意遗漏，今我来一改名单，必定以后再要有许多人来要求改名单。”

B 说到这里，丢下他的帽子。

他又说：

“我将要出来，逢到几个同省人，他们说：‘现在你要运动把无量君加入么？你可入无量君，便要从名单中逐出一位自费生，你想这一个人不可怜么？’”

B 因为悲愤，不再说了。

贫困迫牢无量君，他到了秋初不能支持了，只是他总要学完。他去告诉生物学某教授，某教授因他专攻的就是生物物理，就把他编入生物学教室的助手。他可以仍旧上学。只因他可以不作助手杂务，只可以得助手的半俸——四十元日币。

无量君有时也想到回中国去就某大学教授职的 A，想到中伤 A 的他的同乡，想到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的一种习性。

不过他不恨经理员，也不恨学务处；他从四十元中付三十五元于下宿栈的老婆子，余下的五元作一个月的零用；他也不恨下宿栈的味噌酱和昆布汤。他逢到两三天还仍不能解的难解的微分方程式的时候，就要携一本他爱的 Rostand 来念：

Mais……chanter

Rêver, rire, passer, être seul, être libre, Avoir l'oeil regarde bien, la voix qui vibrer, Mettre, quand il vous plaît, son fentre de travers, Pour un oui, pour un non, se battre ou faire un vers !

Travailler sans souci de gloire ou de fortune, A tel voyage, auquel on pense, dans la lune !

(原载 1925 年 12 月 1 日《洪水》1 卷 6 期)

特选留学生

经理员不给他学费以后的无量，每月只有四十元来作他全部的开销了。除了付掉三十五元给下宿栈老婆子后，他把余剩的五元，就作一个月内剃一回头，写几封信，买几本抄讲义的簿子，洗几回澡的零用钱。

还有因下宿栈的夜饭太坏而吃不饱的夜，被饥饿所迫不得已而出去吃一碗五分钱的日本面。他平均一天只可用一角五分，所以他也不能同几位中国同学交际了，他们有八十元官费，所以开一回欢迎会要五元，刊一本同学录要八角。

无量多不能负担，所以渐渐不同几位同学交际了。

他的隔壁，有一位在中学教汉文的老先生。他初会这老先生的时候，老先生是在院中扫地。

“邻家的先生呀，你的药瓶倒翻地上了。”

无量跳出去，原来是无量的一个脑筋，他从大学里偷来的。偷来也有偷来的缘故。他对先生说：

“先生，我要一个脑筋放在家中。”

“可是研究的材料不好拿出教室呢——不过——教室里的脑筋失去了一个，我想也不至于碍事。”

所以无量把它偷出来了。因为他放在台上时酒精味太臭，他便把来放在窗外墙上。此刻这瓶东西颠落了。

“对不起，对不起，搅扰你老先生了。”

无量一面收拾，一面说。

“别要客气，别要客气。我也念汉文的。你也是汉人，我们是儒学徒，有暇请来谈谈。”

从此以后，没钱同中国同学交际的无量同这老先生做了好朋友了。

无量如此生活一冬天后，他得着日本外务省的庚子赔款中的特选生费了。一天夜里他肚里算算他的债务账，他向父亲讨来的也已经几百块了，在上海的妹妹从她的束脩里寄给他的也有二百块了，又每上一次东京到处从朋友们借的钱也不少，他肚里算起来，他从此每月省五十块钱下来还债，父亲的钱不算，朋友们的许多债，非两年不能还清，这样算时他得了特选费一百元，也不能算是宽裕的

了。他困一忽了后又在想特选生的本质了；数年前日本人为亲善而要设寄宿舍于东京时候，大家出来反对，他们实在还不知道利用日人的方法，他们大概自己怕自己要被日人怀柔了，他们想受日人一文钱要多亲日一点，所以君子不近危而反对了。但现在各校的中国学生特别预科脱去中日的契约而由日人做主了，倒没有一位出来说话。至于特选留学生也出于日人自己的主意。

大家说日本学者素来太狭量了，不肯把尊贵的博士学位给中国人，这话虽不是不得当，可是欲设法买博士文凭的中国人时有，欲留日本的大学研究四五年的倒少，此刻日人要想亲善中国而发起特选学生，他们大概要做许多和制博士，叫这几位博士可以向中国学界多说几句话。可是无论如何，对于无量总没有什么关系，他不是要博士学位，又不是要用博士而谋什么职，他只要能得着自己所要学的就好了。他又困下一忽，他也觉得近来睡不酣而多梦，是贫病粗食的结果；照现在的状态他已经是为求学而病了，他想到他的脊髓前角细胞太消耗了，他先要好好营养身体，所以他又想到家乡的大肉大面，他想到跟父亲上坟时候在一家乡下饭店里吃的午饭的味道。父亲到对面剃头店去剃头了，一位乡人来对他说：

“先生呀，我们二房里有一亩田，先生劝老爷买下来罢！前面马路，后门塘河……”

无量正在想父亲在家中极力省俭而寄给他们兄弟姊妹上学钱的事情，所以也不想听下去了。他等了一会，父亲还不回来，太阳已照着壁上对联了，他走出饭店，就到剃头店里去寻父亲，但看见两个剃头师傅在剃两个顽童的头。

“你不晓得我老人家在此剃头么？”

他一看剃头师傅就逃出来——因为此刻的剃头师傅的一个，倒是他的父亲，他逃到饭店来了。

“少先生你不要吃惊！你的老人家是很省俭的；无论哪一家，不省俭是不会生好男女的。”

无量醒起来了。

醒起来是正月初一日。无量也没有什么事体做，本想要到汉文先生处去拜年，但因他搬屋后走到他家里要十几分钟，他便决意不去了。他就拿出一堆稿纸——看起来——原来前年底接到上海的朋友来信说要他的稿子，他有时也要写几篇短文，本来没有刊他们在杂志的意志，所以一篇都没有写得完全的。上海朋友也明明知道他的中国字汇太少了，仍寄印刷信来。他此刻无意之中翻稿纸堆了。他正拿出两三篇来念下，汉文先生来贺年了。

被汉文先生一喊，他的一切思想都逃了出去，午饭后他跟汉文先生到他家里去，汉文先生到今还是很穷，不过今天还要装虚荣招待一群客人，客人大都倒是

年轻的男女中学生。他才进去他们就要他加入和歌牌戏，他因掠和歌牌太费脑力，所以他简单拒绝了：

“我日本和歌全然不能记得，又是近视眼看不见。”

有一个漂亮的女学生说她买来一副中国麻雀牌，要他教用法。他说：

“我到日本来的时候十四岁，我一直在家中，没有机会学麻雀。”

于是他到汉文先生的书斋了，那里有一位白发白胡的国文先生。

国文先生问汉文先生借一本书——是什么汉籍可惜忘去了。

国文先生打开这部书一张一张地看，他发现污损的一页了，就问汉文先生：

“我借书时先要查一下，怕有什么信札夹在，或者有破页。这个是雨滴么？”

“不是不是。”

汉文先生讲起来了，他的父亲念这书时，念到这里必要哭，实在因这里写着有儿子不孝的话，才使得他父亲要流下泪来的。于是他们讲到“孝”了。国文先生说：

“我近来念一本新小说家的小说，内有一篇洛阳少年，在洛阳郊外看夕阳，逢着仙人教他有黄金之处，他掘着黄金了，就拿黄金到洛阳城中去，不几日已用去了。他再到郊外去请仙人，得了黄金又到城中去消费去了。如此者不知几回。后来他对仙人说了：‘我得了黄金，不几日就仍要为无以复加的穷民，此刻我要请你教我做仙人的法子了。’于是仙人教他，令他绝对不可开口说话，少年于是出去游历了，他到许多地方去，受荒野虎狼的危险，又到地狱受火水的责苦，均忍耐而没有开口，后来他被拉到阎魔大王面前了，阎魔大王因他不开口而发怒了；拉他的父母来，——拉来的是人面的两匹瘦马——少年仍不开口，阎魔大王指红鬼要打他的父母了，母兽对少年说‘你必定有所愿而不开口，如你有愿，我受什么痛苦也可忍耐的。’阎魔大王下令打母兽了，红鬼的烧红的铁棍将下来，少年不意之间大声叫了‘妈’——于是少年又坐在洛阳郊外的夕阳之中。”

国文先生又说：

“大概我们的不孝也像少年的。”

两位老先生在感叹父母之恩了，无量今朝见父亲剃头之梦，本想也来添说他的梦。可是汉文先生大大地赞无量是陶唐氏的万世一系的子孙，此刻他梦父亲算小利而图剃头钱，总不该讲的了。

他坐一会儿后就回家了。他走得昏昏的午时，他的肚里算小利起来了：

“投东京的两张半稿纸，如能登出来，倒可以得七十五钱的稿费。”

一九二六，一，一六

(原载 1926 年 5 月 1 日《洪水》2 卷 11 期)